

Leo Tolstoy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七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



列夫·托尔斯泰文集

第七卷

战争与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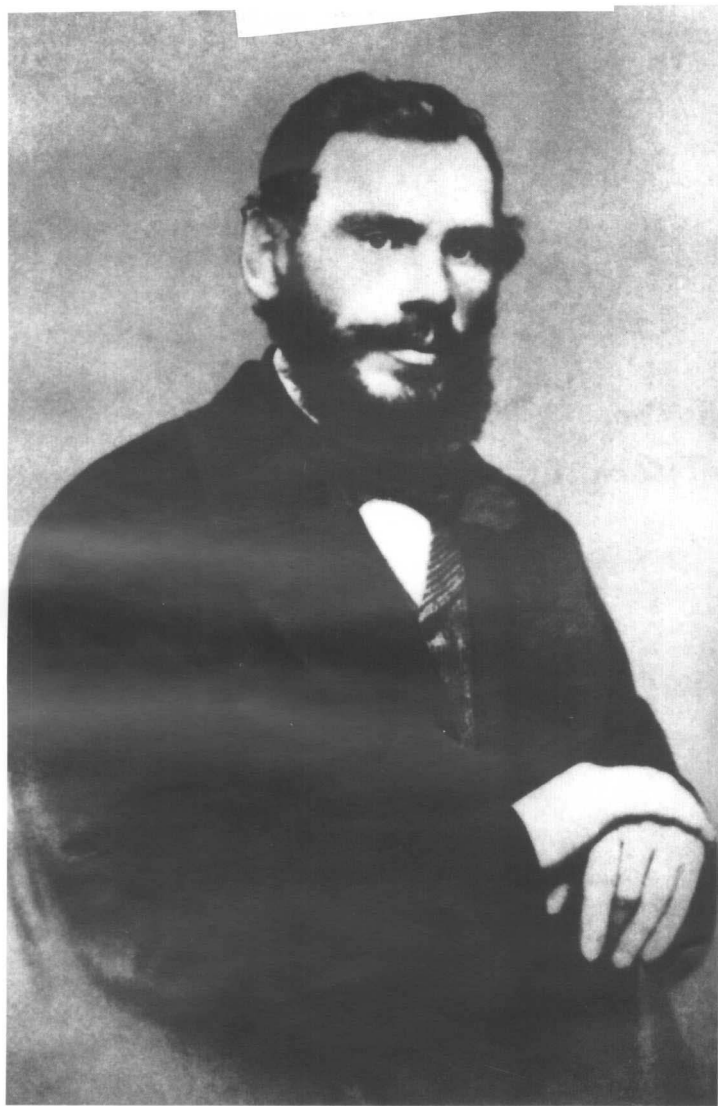
(三)

刘辽逸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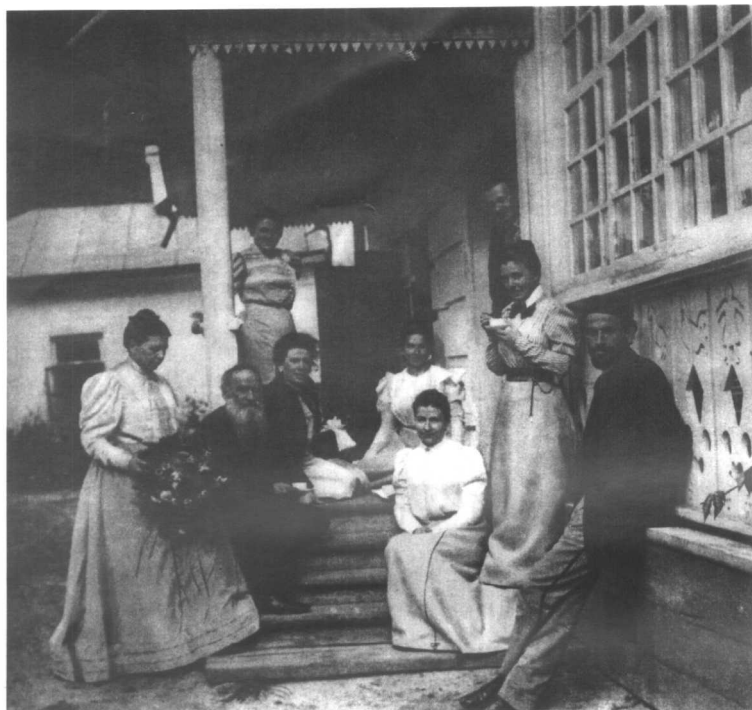
unsope



列夫·托尔斯泰（1862年）



七十寿辰（1898年）



列夫·托尔斯泰夫人索菲娅五十四岁生日纪念照（1898年）



七十岁的滑冰者（1898年）



列夫·托尔斯泰和他的妹妹玛丽亚（1899年）

第一部

一八一一年末,西欧军队开始加强战备,并开始集中,一八一二年,几百万军队(包括运输和供应人员)由西而东向俄国边境移动,从一八一一年起,俄国军队也同样向边境集结。六月十二日,西欧军队越过俄国边境,战争开始了。也就是说,一个违反人类理性和人类天性的事件发生了。几百万互相对立的人们,犯下了世界所有法庭用几个世纪都记录不完的无数的残暴、欺骗、背叛、盗窃、作伪、发行伪币、抢劫、放火、杀人,而那些这样干的人们,当时并不认为这些是罪行。

是什么引起这场非常的事件呢?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史学家满怀天真的自信说,其原因是奥尔登堡公爵的受辱,大陆体系的破坏,拿破仑的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外交家的错误,等等。

因此,只要梅特涅、鲁缅采夫^①或者塔列兰^②在朝见和招待晚会的时候,勤勤恳恳作一番努力和公文写得更巧妙些,或者拿破仑应当给亚历山大写一封信:“我同意把公国交还奥尔登堡公爵,^③”战争就不会发生了。

① 鲁缅采夫(1754—1826),当时俄国国务会议主席。

② 塔列兰(1754—1838),当时法国外交部部长。

③ 原文为法语。以下在本书中出现的楷体字,凡是在原著中为法语者,一律不再加注。

当然,那时人们就是这样理解那次事件的。当然,在拿破仑看来,战争的原因是英国的阴谋(他在圣赫勒拿岛就这样说过);当然,英国的议员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拿破仑的野心;奥尔登堡公爵认为,战争的原因是加在他身上的暴行;商人们认为,战争的原因是使欧洲破产的大陆体系;老军人和将军们认为,主要的原因乃在于必须使他们有事可做;当时帝王复辟主义者认为必须恢复好的原则,而当时的外交家们则认为,一切都由于一八〇九年俄奥联盟未能十分巧妙地瞒过拿破仑,还由于一七八号备忘录措词拙劣。当然,这些由于无数不同的观点而得出的无穷无尽的原因,都是当代人的想法;但在我们看来,——我们这些观察了这一事件的全过程和了解它的单纯而且可怕的意义的人看来,这些原因都不充分。使我们不能理解的是,为什么拿破仑有野心,亚历山大态度强硬,英国政策狡猾,奥尔登堡公爵受辱,就引起几百万基督教徒互相残杀,互相迫害。那些情况与屠杀和暴行究竟有什么联系,令人难以理解;为什么由于公爵受辱,成千上万的欧洲另一边的人们就过来屠杀斯摩棱斯克和莫斯科的人们,同时也被这些地方的人屠杀。

在我们这些后代人看来,——我们不是史学家,不迷恋于探索过程,因而能以清醒的常识头脑来观察,——事件的原因是多得不可胜计的。我们在探索各种原因时越是深入,我们就越是发现,每一个孤立的原因或者一系列原因,就其本身来说,我们都觉得同样是正确的,但同大规模的事件比较起来,就其微不足道来说,又同样是错误的,就其不足以引起事件的发生来说(如果没有其他各种原因巧合的话),也同样是错误的。在我们看来,一个法国军士肯不肯服第二次兵役,如同拿破仑拒绝把他的军队撤回维斯杜拉河左岸以及拒绝交还奥尔登堡公国一样,也是一个原因:因为,如果他不愿服兵役,第二个也不愿,第三个、

第一千个军士和士兵都不愿，拿破仑的军队就少了很多，战争也就不可能发生了。

如果拿破仑不因人家要求他撤过维斯杜拉河而恼怒，不命令他的军队进攻，就不会有战争；但是，如果所有的军士都不愿意服第二次兵役，战争也不会发生。如果英国不玩弄阴谋，没有奥尔登堡公爵这个人，亚历山大没有受辱的感觉，俄国没有专制政体，没有法国革命以及接着而来的专政和帝制，还有引起法国革命的一切，等等，——如果没有这一切的话，也就没有那次战争。这些原因中只要缺少任何一个，那就什么事也不会有了。由此可见，这一切原因——千万个原因——遇到一起，于是就发生了已经发生的事。所以说，并没有那个事件是独一无二的原因，那个事件之所以必然发生，只不过因为它不得不发生罢了。几百万放弃人类感情和理智的人们从西方到东方去屠杀他们的同类，正如几世纪前成群的人从东方到西方去屠杀自己的同类一样。

事件的发生或者不发生，仿佛系于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一句话，其实他们的行动如同每个以抽签或者以征募的方式去出征的士兵一样，都是不由自主的。这不能不是这样，因为拿破仑和亚历山大（他们好像是决定事件的人们）的意志之所以能够实现，必须有无数的、缺一不可的情况的巧合。必须有数百万手中握有真正力量的人们，也就是那些从事射击、运输给养、枪炮的士兵们，同意执行那些软弱的个人的意志，而且受无数复杂的、各式各样的原因的驱使，使得他们不得不那样干。

为了解释这些不合理的历史现象（就是说，我们不理解这些现象的理性），必然得出宿命论。我们越是尽力合理地解释这些历史现象，我们就越觉得这些现象不合理和不可理解。

每个人都为自己活着，利用自由来达到他个人的目的，他以

全部身心感觉到，他现在可以或者不可以从事某种行动；但是他一旦做出来，那么，这在某一个时刻完成的行动，就成为不可挽回的了，就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它在历史中是不自由的，而是早已注定的。

每个人都有两种生活：一种是个人的私生活，它的兴趣越抽象，就越自由，一种是天然的群体生活，人在其中就必须遵守给他预定的各种法则。

人自觉地为自己活着，但是他不自觉地充当了达到历史的、全人类的各种目的的工具。一桩完成的行为是不可挽回的，而且一个人的行动和千百万别人的行动在一个时间内汇合一起，就具有历史的意义了。人在社会阶梯上站得越高，联系的人越多，那么，他对别人就越有支配权，他的每一行为的预先注定和不可避免就越明显。

“国王的心握在上帝手里。”

国王是历史的奴隶。

历史，就是人类不自觉的、共同的群体生活，它把国王每时每刻的生活都用来当作达到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八一二年的拿破仑，虽然比任何时候似乎更有权来决定流还是不流自己人民的血（正像亚历山大在给他的最后一封信中所说的），其实他比任何时候更服从必然的法则，被迫为共同的事业、为历史完成那必须完成的事（而他却觉得他的行动是随心所欲）。

西方的人们向东方出发进行互相屠杀了。为这次进军和战争做准备的千百个细小的原因，按照各种原因偶合的法则，都自然而然地起着作用，并且正好同那次事件相配合，那些原因是：

对违反大陆体系的指责；奥尔登堡公爵事件；向普鲁士进军（拿破仑以为他这样做不过是为了得到武力的和平）；法国皇帝对战争的癖好和习惯，他的臣民和他有共同的脾性，以及他对盛大堂皇的准备工作的爱好；用在准备工作上的开支；必须取得利益以补偿这笔开支的需要；他在德累斯顿接受的令人陶醉的荣誉；当代人以为是诚意求和而结果却伤了双方自尊心的外交谈判；以及其他数以百万计的促使事件的发生并同事件巧合的等等原因。

苹果成熟了就掉下来，——它为什么掉下来？是因为地心引力吗？是因为茎干枯了吗？是因为太阳把它晒干了吗？是因为它太重了吗？是因为风吹了它吗？是因为树下有一个小孩想吃它吗？

这都不是原因。这一切只是每个重大的、有机的、自发的事件得以实现的各种条件的偶合。植物学家认为苹果之所以落下来，是由于细胞组织腐败等等原因，站在树下的小孩却认为，因为他想吃苹果，并且为此做了祈祷，所以它才掉下来，植物学家和小孩都同样正确。说拿破仑去莫斯科是因为他愿意去，说他毁灭是因为亚历山大希望他毁灭，这样说的人，也对也不对，同样，一座被刨倒的一百万普特的山之所以倒下来，是由于最后一个工人用十字镐刨了最后一下，说这话的人也对也不对。在各种历史事件中，那些所谓伟大的人物，不过是给事件命名的标签罢了，他们也正如标签一样，与事件本身关系极少。

他们每一个行动，他们觉得仿佛都是他们独断专行似的，其实从历史的意义来看，却不是随心所欲的，而是与整个历史过程相关联，而且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决定了的。

二

五月二十九日^①，拿破仑离开了逗留三个星期的德累斯顿，他在那里时，那些亲王、公爵、国王、甚至还有一个皇帝，在他左右形成一个宫廷。临行时，拿破仑对那些应得表彰的亲王、国王和皇帝予以亲切的慰抚，对那些他不满意的国王和亲王予以申斥，把自己的，也就是从别的国王手里拿来的珍珠和钻石，送给奥国的皇后，并且温情地拥抱玛丽亚·路易莎皇后，据他的历史学家说，她和他离别时，似乎依依不舍，——她把他当作丈夫，虽然拿破仑在巴黎另有妻室。虽然外交家们仍然坚信和平的可能性，并为此目的孜孜不倦地努力工作，虽然拿破仑皇帝给亚历山大皇帝的亲笔中称他为仁兄，并且诚恳地保证，他不希望战争，他永远爱他，尊重他，——但是他仍然动身去追赶军队，每到一站都发出新的命令，催促军队急速从西方向东方挺进。他坐一辆六匹马拉的旅行轿式马车，被一群少年侍从、副官和卫队簇拥着，沿着经过波森、托伦、但泽和柯尼斯堡等城的大道进发。每到一城市，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怀着战栗的心情热烈地欢迎他。

军队从西向东推进，他乘着每到一站都有替换的六套马车驰向同一方向。六月十日他赶上军队，在维尔科维斯基森林一个波兰伯爵的庄园给他准备的住处过夜。

第二天，拿破仑乘坐四轮马车赶到部队前头，抵达涅曼河，为了察看渡河地点，他换上波兰军装，来到河岸上。

拿破仑看见河对岸的哥萨克，看见广漠的草原，莫斯科圣城

^① 此处的日期是公历，书中其他各处所提到的日期，皆为俄国旧历。此处按俄国旧历应为五月十六日。

就在草原的中央，它是正像亚历山大·马其顿进入的西徐亚^①那样国家的首都，——他完全出人意料，并且违反战略和外交的考虑，竟然下令前进，第二天他的军队开始横渡涅曼河。

十二日一大早，他走出那天搭在陡峭的左岸上的帐篷，用望远镜眺望军队洪流从维尔科维斯基森林涌出、然后注入搭在涅曼河上的三座浮桥上。军队知道皇帝在场，都用眼睛寻找他，一望见山上帐篷前面有一个离开随从、身穿常礼服、戴着帽子的人影，大家都抛起帽子，高呼：“皇帝万岁！”——于是一个跟着一个，川流不息地从迄今隐蔽他们的大森林里拥出来，然后分开，从三座桥上过到对岸。

“是皇帝吗？哦！他亲自出马，可就来劲了。我们现在远征了！向上帝起誓……就是他……皇帝万岁！瞧，那就是亚细亚草原……不过，是一个讨厌的国家。再见，包歇。我把莫斯科最好的宫殿留给你。再见，吉星高照……你看见皇帝了吗？皇帝万岁……万岁！如果我做了印度总督，我一定封你做喀什米尔大臣，一言为定。皇帝万岁！万岁！万岁！那些哥萨克无赖，看他们怎么逃跑。皇帝万岁！就是他！你瞧见吗？我见过他两次，就像现在看见你一样。一个小军士……我见过他给一个老兵戴十字勋章……万岁，皇帝！……”传来性格和社会地位极不相同的老年人和年轻人的声音。这些人脸上有一种共同的表情，那就是对久已期待的长征的开始的喜悦，对那个站在山头、穿着常礼服的人的狂喜和忠诚。

六月十三日，人们给拿破仑牵来一匹不大的纯种的阿拉伯

① 西徐亚是公元前七世纪至公元三世纪居住在黑海沿岸草原各个部族的总称。公元前三至二世纪在克里米亚西部建立了强大的西徐亚人奴隶制国家，建都那坡里（现在的辛菲罗波尔）。

马，他骑上马就向横架在涅曼河上的一座桥飞奔，不断的欢呼声使他震耳欲聋，他之所以还忍受着，显然只是因为他无法禁止人们用欢呼声来表示对他的爱戴；但这种到处都伴随着他的欢呼声，使他心烦意乱，使他不能专心考虑自从他到军队里来就萦绕心头的军事问题。他驰过用船搭的浮桥，到对岸后，向左急转弯，然后朝着科夫诺方向飞奔，那些兴高采烈、乐得透不过气来的近卫猎骑兵在他前面开路。他驰到宽阔的维利亚河，就在驻扎河岸的波兰枪骑兵团附近停住了。

“万岁！”波兰人也热烈地喊起来，他们乱了队形，你挤我拥地争着看他。拿破仑仔细观察了这条河，然后下了马，在河岸上一段圆木上坐下。他默默地打了个手势，就有人递给他一副望远镜，他把望远镜放在欢欢喜喜跑过来的少年侍从的背上，开始向对岸察看。然后他埋头细看摊在几根圆木上的地图。他头也不抬说了句什么，于是他的两个副官就向波兰枪骑兵驰去。

“说什么？他说什么？”当一个副官驰到波兰枪骑兵队伍跟前，队伍里传出这些声音。

命令寻觅一个过河的浅滩。波兰枪骑兵上校，一个相貌堂堂的老人，涨红了脸，激动得语无伦次，问副官可不可以让他带领他的枪骑兵不找浅滩，就泅水过河。他像一个要求允许骑马的小孩似的，显然怀着生怕遭到拒绝的心情，请求允许他当着皇帝的面游过河去。副官说，皇帝对这种过分的热心想必不会不满意的。

副官的话刚一落音，这个带髭须的老军官立刻喜形于色，两眼发亮，举起佩刀，高呼：“万岁！”——于是命令枪骑兵跟他来，他用马刺刺了一下马，就向河边驰去。他忿忿地给他胯下的踌躇不前的马一记猛刺，那马就噗通一声投进水里，向深处的急流游去。几百名枪骑兵都跟着他跳进水里。河中心的急流又冷又

可怕。枪骑兵从马上掉下来,在水里互相抓挠着。有些马淹死了,有些人也淹死了,其余的努力向对岸游去,虽然半俄里外就有一个浅滩,但是,他们在那个坐在圆木上、连看都不看他们在做什么的人眼前溺水过河和淹死,却引以为荣。副官回来后,找了个适当的时机,请皇帝注意那些波兰人对皇帝的忠心,这位穿灰色常礼服的小个子站起来,唤来贝蒂埃,同他一起在河岸上来回踱步,给他发指示,偶尔望望那分散他注意力的淹死的枪骑兵。

他早就形成一种信念:在世界任何地方,从非洲到莫斯科维亚^①草原,只要他在场,毫无例外地使人大大吃惊,舍己忘我地疯狂。他要来他的马,骑上马,驰回他的驻地去了。

虽然派了船去搭救,仍然有四十来名枪骑兵淹死了。大多数挣扎着游回原来的岸上。上校和几个人游过河,勉强爬上对岸。他们刚一上岸,浑身湿透,衣服流着水,就高呼:“万岁!”兴高采烈地望着拿破仑刚才在那儿站着、现在已经离开的地方,他们认为自己很幸运。

傍晚,拿破仑发了两道命令,一道是命令尽快将已经准备好的俄国伪币运来,以便输入俄国,另一道是命令枪毙一个撒克逊人,因为在截获他的一封信里有关于向法军发布的命令的情报,然后又发出第三道命令——把那个毫无必要地溺水过河的波兰上校编入拿破仑自任团长的荣誉团。

上帝要谁灭亡,必先使他发狂。^②

① 莫斯科维亚原是西欧人对莫斯科大公国的称呼,这里泛指俄国。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三

俄国皇帝这时在维尔纳检阅军队和演习，已经住了一个多月了。对于人人都料到的战争（皇帝就是为此从彼得堡来的），仍然毫无准备。没有制定一个统一的作战计划。对于拟议中的几个计划应当采取哪个，本来就举棋不定，在皇帝来大本营一个月后，更加犹豫不决了。三路军队各有自己的总司令，但统帅各路军队的总的指挥官却没有，皇帝自己也没有担任这个名义。

皇帝在维尔纳住得越久，对战争的准备就越少，因为人们都等得厌倦了。看来，皇帝左右的人都一心一意设法使皇帝过得快活，使他忘掉当前的战争。

在波兰的达官贵人、朝臣和皇帝本人举行了许多舞会和庆祝会之后，六月里，一位皇帝的波兰侍从武官忽然想起代表他们侍从武官为皇帝举行一次宴会和舞会。这个意见被大家高兴地采纳了。皇帝表示同意。侍从武官们按照认捐名单筹集款子。请一位最得皇帝欢心的女人来做舞会的女主人。维尔纳省地主贝尼格森伯爵把他的郊外别墅供给晚会使用，于是定于六月十三日在贝尼格森伯爵的郊外别墅扎克列特举行舞会、宴会、赛船会和焰火会。

就在拿破仑发出横渡涅曼河的命令，他的先头部队击退哥萨克，进入俄国边境的那天，正是亚历山大在侍从武官们在贝尼格森的别墅里举行的舞会中度过的那个夜晚。

那是一个快活的辉煌的晚会；内行的人说，这么多的美人聚到一起是少见的。别祖霍娃伯爵夫人是随皇帝从彼得堡来维尔纳的贵妇们中间的一个，她也参加了那天的晚会，她那被誉为俄